

• 亲情无限 •

一篮鸡蛋

□ 张建民

每次回老家，返城时母亲都会给我们装一篮精心积攒的鸡蛋。装鸡蛋的篮子底部还铺了一层麦秸秆和谷糠，以防鸡蛋在路上受到磕碰破裂。在乡下居住的

母亲在她的能力范围内，将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给了孩子。这不是普通的鸡蛋，而是母亲对子女无比深沉的爱。

一生与劳动为伴的母亲，如不停旋转的陀螺一样永远闲不下来，她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姐弟仨养大成人，不知吃了多少苦、受过多少累。我们多次让她搬到城里住，可母亲始终放不下老家的小院和一亩多责任田，始终待在家里，与她养的一群鸡为伴，替我们守着老家的根。有母亲的老家，是我生命的起点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无论走多远，都是我思念和牵挂的地方。

得知我要带着妻子和女儿回老家看

儿子喜欢玩水，暑假给他报了游泳班，每晚七点到八点，为期十天。

这期学员有二三十个，都是五到十岁的孩子。第一节课是趴在岸上练习游泳的基本动作。反复一个动作练习一个小时，对于孩子来说未免太过枯燥，但所有孩子都坚持了下来。第二天在练习基本动作之余，需下水练习憋气，教练在泳池上方放上标尺，学员一个个轮流憋气从水下通过，偷不得一点懒。

练习憋气需要技巧，更需要勇气。儿子学游泳时，我在岸边看着。他并不是最优秀的那一个，但他是认真的、努力的。他有次练习憋气失败，“喝水”是难免的。教练很严厉，要他重来。他左手攀着泳池壁，右手抹了一下脸上的水，深呼吸后又沉入水中，最终顺利通过。第二天练习了四次憋气，第三天练习了八次憋气，这些数据不是我算出来的，是儿子告诉我的。

有些孩子不敢下水，有些孩子觉得练习动作太累，渐渐就有一些孩子不来了。我也担心儿子会放弃。但出乎意料，每节课结束，他从泳池出来，身体因寒冷瑟瑟发抖，我给他擦拭时，他总说：“妈妈，我要再接再厉！”像是给自己打气，又像是安慰我的担心，但我知道，他内心对憋气是恐惧的，因为在课前他曾对我说，希望教练不要再让练习憋气了。这是小孩子内心的软弱，当他能自我克服并坚持到底时，这种软弱会升华成一种成长。

第五节课开始试游，儿子得到教练表扬。当一个个小学员背着背漂，拿着浮板“扑通”“扑通”跳下水的时候，像一只只小鸭子，那样子真是可爱。

在第七节课的时候，儿子终于能脱离背漂和浮板，真正学会了游泳。下了水，他像一只小青蛙，更像一条小鲤鱼，动作很优美，在泳池里游来游去。没有前期辛勤付出，哪儿会有收获呢！想起自己有时竟还不如一个小孩子，曾遇到点困难就坚持不下去，真是惭愧！看来，我以后要向儿子学习了。

• 家有儿女 •

儿子学游泳

□ 七南

• 生活闲情 •

烘焙拾趣

□ 韩月琴

今年春天，在全民变身大厨的风潮影响之下，我也跟风买了一个烤箱，从此开始了忙碌与欢笑并存的烘焙之路。

说来不怕大家笑话，尽管我还是属于比较喜欢做饭的人，对于各种面食也算轻车熟路，但是，烤箱刚买回来的时候，看着网页上烦琐的操作步骤，想想这是我以前从未涉足的领域，踌躇再三，还是不敢轻易下手。几次三番跟朋友请教，朋友给我发来一个制作桃酥的链接，告诉我说，这个是最简单的。于是，我小心翼翼地照着网页上的制作步骤操作，一阵手忙脚乱之后，十二个圆圆的桃酥坯终于在烤盘摆好，被送入烤箱。看着桃酥坯的水汽慢慢被烘干，想象着它们盛装出炉时惊艳的时刻，我的口水差点流出来。可是，我眼巴巴地看着烤盘里的桃酥由白变黄、由黄变黑，直至“叮当”一声烘烤灯灭，我才敢打开烤箱，取出一盘焦炭一样的桃酥。然后，迫不及待地问朋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。看了我的桃酥照片，听了我的描述，朋友忍不住哈哈大笑：“你的烤箱温度设得太高了，烤箱的温度可以随时调节，烤箱门也是可以随时打开的。”我这才恍然大悟，暗笑自己的“老土”。但我也不是一个轻易认输的人，马上就做了第二盘。从桃酥送进烤箱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老实地全程站在烤箱前面，时而看看桃酥，时而瞅瞅温度，唯恐它再变成“焦炭”。终于，第二盘桃酥出炉了！金黄的表面，诱人的香气，我迫不及待咬上一口，果然是又香又酥，我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，接着又做了一盘，欢天喜地送给婆婆吃。

初尝成功的滋味，让我一发不可收拾。第二天，我就挽起袖子开始了比桃酥复杂一些的老婆饼的制作，

母爱最好的报答。

回老家的时光总是甜蜜而短暂，母亲非要往汽车后备厢塞点东西，她给了女儿一些零花钱，还把自己小菜园里最鲜嫩的时令蔬菜摘了好多，当然还有每次雷打不动的一篮鸡蛋。这些鸡就像母亲的另外一群孩子，每天都受到细心照料，甚至在睡梦中，母亲都牵挂着自己养的鸡。这些鸡吃的是玉米粒、麦麸，以及新鲜菜叶和地里的虫子，生下来的蛋营养价值非常高。吃着母亲养殖的放心鸡蛋，心里总是暖洋洋的。每次我在电话中对母亲说孩子非常喜欢吃老家的土鸡蛋时，她心里就像喝了蜜一样甜。

母亲的一篮鸡蛋，是母爱的馈赠，是住在乡下的她用了好长时间一枚枚积攒下来的。这一篮子看似普通却又不普通的鸡蛋，是悠悠岁月浓得化不开的母爱见证。

• 岁月深处 •

家乡的老井

□ 周桂梅

家乡的老井，曾经是那么清澈甘甜，每每想起就有一种清凉的感觉。

童年的记忆里，那口老井距离我家只有十几米远。因那时家家户户都建不起一道院墙，所以每家每户的院落都是敞开透明的，一眼就能看到满院子的摆设。

院子里除了有个大小不等的柴火垛、灶火棚外，家家户户都少不了放置一个大水缸。清晨，男人们起床后，头一件事便是挑起扁担去老井担水，直到把家里的大水缸灌满为止。

妇女们用这一缸水做饭、洗菜、洗衣，还得饮牲口。在担水的路上，老的少的，你去我回，匆匆忙忙，川流不息。擦肩而过时，相互抬眼望望对方，然后“嘿嘿”一笑，算是打了招呼。

关于这口老井的来历，听父亲讲过：据说是先挖开三间房子那么大的面积，然后再往下一圈一圈慢慢缩小。最底下像一口大铁锅，四周呈现斜坡状。

等挖到底部，一股“泉眼”喷涌而出，开始用砖块围砌。然后一层一层往上砌，砌一圈，围一层土。到了一定高度，再捅开泉眼。到初始地平面，在井口处放上四块大青石条，这样担水时既安全，又不至于把水桶弄脏。

后来不知何时有人在老井旁架起一个“木架子”，架子一头放上一根圆木棍，圆木棍上穿进去一个铁箍儿的带把辘轳，辘轳上面一圈一圈缠绕着一根牛皮井绳。打水时，把水桶绑结实，然后把辘轳上的绳子全部下到深井里。等打满了水，再使劲摇起来“吱吱呀呀”作响。等摇到井口处，慢慢把这桶水放在井沿处，看着有些吃力，但比起以前双手把一桶水系上来轻松了许多。

井台四周是用条石砌成的台阶，井壁是用砖灰砌成的，平时湿淋淋的，上面生满了墨绿色的苔藓。水位很深，我偷偷望了一眼感觉有点害怕，还有点眩晕。

这口水井是村民们世代赖以生存的基础。年代久了，井沿上的条石被牛皮井绳磨出了几道又深又光滑的沟痕，如同老父亲额头上的道道皱纹……

如今，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，老井也就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，就像人终究要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一样。我们怀念的，正是那一种曾经的存在。